



汉园新诗批评文丛

洪子诚 主编

完成之后又怎样

翟永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汉园新诗批评文丛
洪子诚 主编

完成之后又怎样

翟永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完成之后又怎样/翟永明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8
(汉园新诗批评文丛)
ISBN 978-7-301-24170-7

I. ①完… II. ①翟… III. ①诗歌评论—世界 IV. ①I1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6421 号

书 名: 完成之后又怎样

著作责任者: 翟永明 著

责任编辑: 张雅秋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170-7/I · 275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 毫米×1230 毫米 A5 9.375 印张 202 千字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汉园新诗批评文丛·缘起

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2005 年成立以来,重视新诗研究刊物、研究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先后出版了“新诗研究丛书”和集刊性质的《新诗评论》,受到诗人、诗歌批评家、新诗史研究者和诗歌爱好者的欢迎。

从今年开始,在“研究丛书”之外,拟增加“汉园新诗批评文丛”的项目。相较于“研究丛书”的侧重于新诗理论和诗歌史研究的“厚重”,“批评文丛”则定位于活泼与轻灵。它将容纳诗人、诗歌批评家、研究者不拘一格的文字。这一设计,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诗歌研究、批评领域,重视理论深度、论述系统性和资料丰富翔实固然十分重要,但更具个性色彩的思考、感受,和更具个人性的写作、阅读经验的表达,同样不可或缺。在力图揭示事物的某种规律性之外,诗歌批评也可以提供个别、零星、可变的体验——这些体验与个体的诗歌写作、阅读实践具有更紧密的关联。也就是说,为那些与普遍的规范体系或黏结、或分离的智慧、灵感,提供一个表达的空间。除此之外的另一个理由,是诗歌批评“文体”方面的。也许相对于小说研究、文化批评,诗歌批评、阅读的文字,需要寻求多种可能性和开拓,以有助于改善我们日益“板结”、粗糙的“文体”系统和感觉、心灵状况。

写作这样的文字,按一般认识似乎比“厚实”的研究容易得多。其实,如果是包蕴着真知灼见和启人心智的发现,透露着发人深思的道德感和历史感,并启示读者对于汉语诗歌语言创新的敏感,恐怕也并非易事。

这样的愿望,相信会得到有相同期待者的理解,并获得他们的支持和参与。

洪子诚

目 录

汉园新诗批评文丛·缘起	洪子诚/1
-------------------	-------

第一辑 诗余之思

黑夜的意识	3
“女性诗歌”与诗歌中的女性意识	7
再谈“黑夜意识”与“女性诗歌”	11
阅读、写作与我的回忆	14
《咖啡馆之歌》以及以后	27
生活的诀窍	
——给李友亮的一封信	31
献给无限的少数人	35
面向心灵的写作	38
面对词语本身	41
个人女性观	44
时间美人和美人的时间	46
诗人离现实有多远?	50
女性意识·妇人之见·雌声	66

完成之后又怎样

第二辑 诗人们

在一切玫瑰之上	81
三天宽的歌喉	88
为需要,为内心的快乐而创造	91
诗意来自风格	96
请让我听听你的声音	100
旁观者:钟鸣	103
假如我是神笔马良	
——教灾区儿童写诗	111
不是豪猪非莽汉	117
几个现场写作:印度蓝	122

第三辑 谈话录

完成之后又怎样?

——回答臧棣、王艾的提问	143
词语与激情共舞	
——答周瓊问	162
在符号中寻自我,在局限里觅自由	
——与马铃薯兄弟对谈	175
从最无诗意的现实中寻找诗意	
——与何言宏对谈	190
在克制中得寸进尺	
——与木朵的对谈	211
与杨爽一席谈	220

第四辑 诗书杂记

《坚韧的破碎之花》后记	253
《终于使我周转不灵》自序	258
女性诗歌:我们的翅膀	261
《正如你所看到的》自序	267
《诗歌在今天》诗选前言	271
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受奖辞	274
《天赋如此——女性艺术与我们》自序	277
我和“白夜”	
——《白夜谭》自序	284
诗歌的视野广阔无限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获奖感言	288
后 记	292

第一辑 诗余之思

黑夜的意识

现在才是我真正强大起来的时刻。或者说我现在才意识到我周围的世界以及我置身其中的涵义。一个个人与宇宙的内在意识——我称之为黑夜意识——使我注定成为女性的思想、信念和情感承担者并直接把这种承担注入一种被我视为意识之最大的努力之中。这就是诗。

作为人类的一半,女性从诞生起就面对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她对这世界最初的一瞥必然带着自己的情绪和知觉,甚至某种私下反抗的心理。她是否竭尽全力地投射生命去创造一个黑夜,并在各种危机中把世界变形为一颗巨大的灵魂?事实上,每个女人都面对自己的深渊——不断泯灭和不断认可的私心痛楚与经验——远非每一个人都能抗拒这均衡的磨难直到毁灭。这是最初的黑夜,它升起时带领我们进入全新的、一个有着特殊布局和角度的,只属于女性的世界。这不是拯救的过程,而是彻悟的过程。因为女性千变万化的心灵在千变万化的世界中更能容纳一切,同时展示它最富魅力却又永难实现的精神。所以,女性的真正力量就在于既对抗自身命运的暴戾,又服从内心召唤的真实,并在充满矛盾的二者之间建立起黑夜的意识。

说到底,意识是一种素质。女性身体内部总是隐藏着一种与

生俱来的毁灭性预感。正是这种预感最终使我们被各种可能性充满的现实纳入某种不可挽回的命定性。正因为如此,女诗人在开拓她的神话世界时,既与诞生的时刻相连,又与死亡的国度沟通,在这越来越模糊的分界线上,保持内心黑夜的真实是你对自己的清醒认识,而透过被本性所包容的痛苦启示去发掘黑夜的意识,才是对自身怯懦的真正的摧毁。因此有人对我说过:“女诗人最强大的对手是自己。”我完全相信这一点。对女性来说,在个人与黑夜本体之间有着一种变幻的直觉。我们从一生下来就与黑夜维系着一种神秘的关系,一种从身体到精神都贯穿着的包容在感觉之内和感觉之外的隐形语言,像天体中凝固的云悬挂在内部,随着我们的成长,它也成长着。对于我们来说,它是黑暗,也是无声地燃烧着的欲念,它是人类最初同时也是最后的本性。就是它,周身体现出整个世界的女性美,最终成为全体生命的一个契合。它超过了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而与另一个高高在上的世界沟通,这最真实也最直接的冲动本身就体现出诗的力量。必须具有这种发现同时也必须创造这个过程方能与自己抗衡,并借此力量达到黑夜中逐渐清晰的一种恐怖的光明。

我认为:女性文学从来就内蕴着三个不同趋向的层次。在不止一个灵魂的自白中,人们依次看到那种裹足不前的女子气的抒情感伤,和那种不加掩饰的女权主义。前者把纯情女子的寂寞、自恋、怀春聚束到支离破碎的情绪中,后者却仅仅将语言梳理成顺理成章的狭隘的观念,一种因果同一的行为。两者在各自的走向中似乎大相径庭,却又不约而同地在普通人性意义上证明了自己的无足轻重。必须看到,在此之上,只有“女性”的文学才是最高层

次。进入人类共同命运之后,真正的女性意识,以及这种意识赖以传达的独有语言和形式,构成了进入诗的真正圣境的永久动力。应当指出:大部分女诗人尚未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她们或者还仅仅停留在一个极其狭窄的小圈子里放大个人情感,或者被别人的思想和感受渗透,在并未理解和进入的情况下,成为某些男诗人的模拟和翻版。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真实——哪怕这真实无情到无论怎样都不妥协的地步。在孤独的沉思中领悟自身的残酷。这残酷不是人想象出来的,而是人创造出来的。(认识这一点并不比认识一个真理更容易。)有些人能够把握这一辉煌的瞬间,并使一切具有先验性神秘快感的直觉升华为经过体验和再造的诗。另一些人却终身站在这个世界之外,仅仅满足于欺骗自己,随时准备为自己一掠即逝的表层发现而欢呼。所以,在女子气——女权——女性这样三个高低不同的层次中,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是后者。需要认识这一点:诗的智慧必然是一种由个人内心的体验上升到超越了诗人当时当地全神贯注地去搜寻的真实,才得以进入最高领域的智慧:诗人对艺术的追求必然是对代表人类的智慧的追求,成熟的女性只有把握这一点才能面对一切。

我或许并非智者,也不认为自己是女性的典型,但我是我自己的典型,作为诗人,我的某些局限性恰恰是自己的特质。我更热衷于扩张自己心灵中那些最朴素、最细微的感觉,亦即我认为是“女性气质”,某些偏执使我过分关注内心,黑夜作为一种莫测高深的神秘,将我与赤裸的白昼隔离开,以显示它的感官的发动力和思维的秩序感。黑夜的意识使我把对自身、社会、人类的各种经验剥离

完成之后又怎样

到一种纯粹认知的高度,并使我的意志和性格力量在种种对立冲突中发展得更丰富成熟,同时勇敢地袒露它的真实。诗由此作为一种暗示力量灌注我全身,使我得以维系一种经久不散的灵魂的颤栗,从而与自我之外的他物合为一体。站在黑夜的盲目的中心,我的诗将顺从我的意志去发掘在诞生前就潜伏在我身上的一切。

这是一个再度呼应人类和宇宙意识的巨大时刻。女诗人面对当代混乱、焦虑的现实,怎样处心积虑地建立自己的黑夜并为诗提供一个均衡的秩序?如果你不是一个囿于现状的人,你总会找到最适当的语言和形式来显示每个人身上必然存在的黑夜,并寻找黑夜深处那唯一的宁静的光明。

1985年1月24日于成都

1985年4月17日改于成都

(原刊《诗歌报》1986年6月6日,总第42期)

“女性诗歌”与诗歌中的女性意识

“女性诗歌”似乎已作为某种风格和流派被广泛使用,被评论家界定,许多女诗人就此被盖棺定论,成为“女性诗歌”的代表人物。但是,“女性诗歌”目前仍是一个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概念,它的确切定义是什么?是否严肃的学术讨论对此有过检验标准?如果说女性写的关于女性的诗作是“女性诗歌”,那么男性写的关于女性的诗歌是否属于这个范畴?“女性诗歌”作为一种现象已越来越引起诗坛关注,但把女性题材的作品从诗歌中划分出来,是否会带来一些混淆?此外,“女性诗歌”这个提法也许会使女诗人尴尬,似乎她们的创作仅属旁支末流,始终未能真正进入纯粹的诗歌领域。如果确有“女性诗歌”存在,那么,真正重要的纯正的文化标准是否应以性别这个偶然因素影响对女诗人的作品进行鉴定和评价?事实上,仍然存在着一种对女作者居高临下的宽宏大量和实际上的轻视态度,尽管现在有时是以对“女性诗歌”报以赞赏的形式出现。编辑和评论家对女诗人大开绿灯,于是渐渐形成读者喜闻乐见的“女性诗歌”;然而,涉及对具体作品的分析评价,就会有許多限制性及大打折扣的方式。通常对女诗人的作品评论有一种定见。譬如我有两位诗友,平常对我的诗甚有好评,一次我却听见他们这样评论我的《静安庄》:女人嘛,写到这种地步就不错

了。于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就不是作品本身,而是性别的偶然性。基于这种普遍心理,对“女性诗歌”的赞誉就未见得让我们心安理得。也许我一直感觉到这种微妙差异的存在,或者是出于狭隘的女权心理,因此在1986年的“青春诗会”上表示过这种心愿:“我希望自己首先是诗人,其次才是女诗人。”

我一直认为:作者有男女之分,诗歌只有好坏之分,诗人唯一存在的是才气、风格和创造力之分。每个诗人都希望对诗歌本身有所贡献。这种贡献必须是诗人广博的才华和独特的体验通过作品的坚实和深度而显现,而不是诗歌存在领域之外的其他因素。但是目前评论界对“女性诗歌”更多的是从社会学观点、妇女问题考察及女性内心世界分析等方面作定向研究,很少把诗歌文本孤立出来,从纯粹的诗歌价值和艺术的基本要素上进行具体分析,因而“女性诗歌”的批评辨别标准仍然混淆不清,进而影响到女诗人的创作。大量“女性诗歌”的范本表明这种探索已被推向一个遥远的与诗歌无关的领域,充斥其间的泛滥说教和煽动情绪,对现状不满的自我宣泄,以及灌输女性精神解放的概念,不失为妇女运动活动家有分量的宣言,但这毕竟不能代替诗歌的艺术创作,使人难以信服它们的美学价值。

女性自身的局限性也给“女性诗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题材的狭窄和个人的因素使得“女性诗歌”大量雷同和自我复制,而绝对个人化的因素又因其题材的单调一致而转化成女性共同的寓言,使得大多数女诗人的作品成为大同小异的诗体日记,而诗歌成为传达说教目的和发泄牢骚与不满情绪的传声筒。没有经过审美处理的意识,没有用艺术的眼光观察与现实接触的本质,更无有节

制地运用精确的诗歌语言和富于创造与诗意的形式,因而丧失了作为艺术品的最重要的因素。

“女性诗歌”正在形成新的模式。固定重复的题材、歇斯底里的直白语言、生硬粗糙的词语组合,毫无道理、不讲究内在联系的意象堆砌,毫无美感、做作外在的“性意识”倡导等,已越来越形成“女性诗歌”的媚俗倾向。不知从何时起,更形成了一股“黑旋风”。黑色已成为“女性诗歌”的特征,以致我常开玩笑说,应该把我的《黑房间》首句“天下乌鸦一般黑”改为“天下女人一般黑”。不容否认,我在1985年曾为《女人》写下过序言《黑夜的意识》,后来又写过《黑房间》,不免被评论家称为“黑衣”“黑裙”的“黑女人”;如果说我开了个很不妙的头,那么这种群起而攻之的“黑”现象仍使我担心和怀疑,它使“女性诗歌”流于肤浅表面且虚假无聊,更为急功近利之人提供了捷径。

缺乏对艺术的真诚和敬畏,缺乏对人类灵魂的深刻理解,缺乏对艺术中必然会有孤独和寂寞的认识,更缺乏对艺术放纵和节制的分寸感,必然导致曾经极其繁荣的“女性诗歌”现象和大量女诗人作品昙花一现、自我消失的命运。真正的“女性意识”不是靠这些固定模式来表现,它必定会通过女诗人的气质在她的作品中有所表现,无论她写的是何种题材以及使用何种表达方式。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样写”“写得怎样”,这才是关键。

说到这里,我发现我对“女性诗歌”的看法过于悲观了。事实上,一些女诗人已逐渐超越了仅仅寻求自身特性的阶段。她们通过作品显示女性的能力和感受,并试图接近艺术中最为深刻和广泛的问题——人类普遍的命运及人生的价值。东北的林雪,现在